蜀山劍俠傳/2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二三回　直上八千尋 荀蘭因罡風消毒火　飛行九萬里 齊霞兒陰嶺拜枯仙

下一回▶

上文說到神駝乙休被困銅椰島地底，峨眉派教祖妙一真人，率領本門長幼兩輩羣仙，連同嵩山二老、采薇僧朱由穆、姜雪君、李寧、阿童、玉清大師、楊瑾等與峨眉交厚的衆仙賓，同往銅椰島，爲神駝乙休、天癡上人雙方解圍，以免乙休攻穿地肺，引動洪荒千萬年前埋藏地底的太火毒焰，煮海燒天，發生亙古難逢的無邊浩劫。衆仙到了以後，妙一真人因天癡上人修煉多年，人尚正直，性又好勝，不願傷他面子，盡管施展玄門無上妙法，使長幼羣仙將空中九宮三才方位暗中制住，佔了必勝地方，表面仍是禮讓謙和，曉以利害。天癡上人心意，先尚有些驚疑不決，後經妙一真人連番婉言勸誡，又將空中仙陣和同來衆仙現出，天癡上人方覺理勢兩屈，見機應諾。因料神駝乙休和他師徒仇恨已深，法力又高，被陷地底祇因被激好勝之故，否則也制他不住。如果出險，未經妙一真人化解以前，祇要見面，必定眼紅，猛下毒手報復，決不甘休，自己雖尚不懼，衆門人怎禁得住？本欲先行隱避，因妙一真人喜他知機，爲敬主人，特意留他運用乙木戊土精氣，倒轉陣勢，直到磁峰移走，神駝乙休裂地上昇，方始率領門徒遁避入洞。

果然乙休怒火中燒，出來便要尋他晦氣，同時又以全力發動太乙神雷助長毒火，欲將全島毀滅，以消胸中惡氣，勢極猛烈。幸虧衆仙早有準備：一面化地爲鋼，祇留火穴，宣泄地底所噴太火毒焰；一面九宮位上十餘位仙人各運玄功，發出數百丈金光，合成一個撐天光筒，按火口大小緊緊壓制；一面當中三元方位上玄真子、妙一真人各以無邊法力，

引火升空，直上二天交界的乾天罡氣層中，以罡風消滅火焰，使那無量毒焰化爲劫灰以後，徐徐下沉海底。又怕乙休恃強尚氣，攻穿地肺，一時疏忽，中了太火陰毒之氣，一見天風，傷毒發作，便要加重；盡管神通廣大，煉就不死之身，暫時能運用玄功真氣，強自忍受，終不免於苦痛；時候再久，更要傷耗真元，復原不易，非同小可。於是又命采薇僧朱由穆深入火穴接應，就便防他任性胡來。二人本來交厚，深知乙休性情，怒火頭上不容分說，纔一照面，便用佛光將他一齊圈住。等到飛出光圍以外，乙休也把太火厲害和衆仙來意看出，待要飛出詢問。朱由穆恐他傷毒苦痛，正在攔阻。先是妙一真人飛到，跟着後邊又是一道金霞刺空飛來。朱由穆剛剛改口說：「此人已來，道兄出去無妨了。」那金霞已然飛到，現出一美一醜兩個少女，一前一後，向三仙同時拜倒，分別行禮。

神駝乙休見來人正是齊霞兒和她新收弟子米明娘。未及開口，妙一真人笑問霞兒：「怎此時纔到？總算還未誤事，也虧你師徒呢。」霞兒起立恭答：「女兒此行頗有險阻，幸是帶有徒孫明娘同往，否則二寶祇有一處肯借，靈藥更不會有，便不免誤事了。」妙一真人道：「你師徒數日之內往返大荒九萬里，也頗勞苦，此時無暇詳談。好在大功告成，先在一旁歇息。等我走開，便隨他們巡防，少時喚你過來再說吧。」霞兒應聲，隨將手中所持一個手掌大的蚌殼，一個蕉葉捲成的三寸許小筒奉上。帶了明娘，躬身退下，向峨眉衆弟子叢中飛去。神駝乙休一聽霞兒往返大荒，必是爲了自己所受傷毒而去。笑問道：「道兄真個肝膽，爲我一人，勞師動衆之外，又遣令愛衝越險阻，遠涉窮荒，連那兩個老怪物也找到麼？」

妙一真人笑答：「此次關係亙古未有的慘劫，要傷無量生靈，應在道兄發難。所以道兄那麼高深的道力，也未預識先機，事前阻止。不過姑息遷延，仍要養癰貽患。照家師仙札密諭，祇能任其發作，以應劫數。最重要的是計慮周詳，臨機善於應付，務使這滔天浩劫從容化去。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端的厲害非常。否則以道兄之力，豈是人所能困？即或稍有疏忽，我輩中人有一兩位臨時趕到也來得及，何致費這大事呢？此事也莫再有芥蒂，你和天癡道友都是應劫禍首，當局者迷，一任道力高深，到時由不得，仍妄動無明，昧卻利害，局外人事前任怎勸說，也是無用，預知反倒有害。前在峨眉，不肯明言，便是爲此。如今大劫已應，祇剩收拾殘局。彼此都是修道多年，理應釋躁平矜，止息嗔怒纔是。何況道友前在白犀潭已佔足上風，此番尋到門上，也因一上來便不留情面，纔致雙方鋌而走險，各趨極端。被陷地底，並非不知那是陷阱，祇因好勝，受激所致。脫困由於自身法力，雖說中了太火陰毒之氣，無此大荒二寶解治，也不過稍受些日痛苦，終無大害。如換一人，爲火所傷，休說還要攻穿地肺，裂土飛出，當時便須葬送地底。

經此一來，反倒見出道兄法力，玄功奧妙，委實高人一等，尚有何不快意處？天癡道友起初也頗負氣，自經小弟告以利害，知道此乃天劫使然，定數如此，立即警悟，心和氣平，認爲倖免於難，不復再計意氣之爭。祇要道兄心願釋嫌，便可修好，爲友如初。因恐道兄初出，不識底細，仍不相諒，天癡道友業率門人暫避。道兄海嶽之量，想必以我爲然吧？」

乙休哈哈大笑道：「齊道兄，你我多年患難之交，自來沒有說不通的事，怎對我也下起說辭來？起初我雖忿恨癡老兒妄自尊傲，卻知他還不失爲正人君子，居心祇想稍微挫折。自從白犀潭一會，由不得心中那麼厭恨。假如非諸位道友以回天之力消弭慘禍，我二人不特多年苦修付於流水，而且造此無邊大孽，豈非萬劫不復？何況按理還是我有不對，比他還要驕狂。此時噩夢初覺，此身無異憑空撿得，有何嫌怨不可化解？道兄防我仍然恃強任性，故意給我高帽子戴，那又何必呢？」齊、朱二仙聞言，也不禁笑了起來。妙一真人道：「道兄從善若流，令人欽佩。此時內子正隨大師兄引火升空，我三人正好無事。道兄體內陰火已被巽靈珠照滅，祇等吸星替將毒吸去，立即復原如初。適見天癡道友師徒也受有傷，且去他洞府中一同施治吧。」

乙休早在霞兒師徒離去時，脫出佛光之外。妙一真人當第一番話未說完時，一邊說話，一邊早將手中蚌殼張開，由裏面發出碧瑩瑩亮晶晶七點酒杯大小冷光，射向乙休身上。隨着妙一真人手動之處，環身滾轉，上下翻飛，毫無停歇。三仙說完前事，乙休便令收去。妙一真人答說：「火毒尚未吸出，暫時不收，到底清涼得多。道友自己運用，還要好些。」乙休已知中毒頗深，珠光照後，身雖不再火燒，體生清涼，真氣仍不敢運行全身。便把蚌殼接將過來，手指七點寒光，如法運轉。三仙隨同往天癡上人洞府飛去。

天癡的洞府，地勢甚廣，石室千百餘間，已被乙休先前用法寶毀卻十之八九，祇剩盡後二層兩進石室。天癡上人已然省悟劫運，不但恨消，反倒僥倖。祇恐乙休見面便予以難堪，又以門人受傷頗多，適纔忙於退敵復仇，未及施治，俱在後洞苦挨。知道這場災劫消滅須時，神駝乙休與衆仙相見，必有許多話說。自己也曾負有微傷，正好抽空連門人一同施治。便率未受傷的衆弟子，一同避入後洞。正在一面醫傷，一面向衆徒曉諭，不料一會兒三仙便已尋上門來，忙率衆弟子出來迎接。乙休不等他開口，便先說道：「癡老兒，我們枉自修煉多年，仍受造物主者播弄，身墮劫中，毫不自知。如非諸位道友神力迴天，至誠感格，我兩人正不知伊于胡底。現在想起前事，實有不合之處。我駝子生平沒有向人認過錯，現在向你負荊如何？」天癡上人也笑道：「我二人一時嗔念，肇此大劫，幸蒙齊道友與諸位道友的回天之力，得免於難。如今噩夢已醒，本是故交，還有

何說？前事再也休提。倒是你在地底所受火毒至重，祇大荒二老怪各有一件異寶可治。你繞身冷光，頗似昔年傳說的巽靈珠。盧家老嫗，有名乖謬，不近人情，她那吸星神管也曾借到麼？」隨說隨同往裏走進，分別揖坐。妙一真人接口答道：「二寶均經小女霞兒借到。適見蕉葉之中，還有十五粒靈丹。借時情形，尚未及向小女詢問。此丹盧道友甚是珍貴，居然得了許多，真出人意料呢。」

天癡上人聞言大喜，方要答話，朱由穆瞥見北榻上臥倒八九十個着青白半臂的門人，有的似爲太乙神雷所傷，有的手足斷落，殘肢剩體放置各人身旁，面色個個青紫，苦痛已極。知道天癡上人正在施治，忙道：「乙道兄真狠，這班後輩能有多大氣候，何苦也下此辣手？」乙休道：「我固不合氣盛，彼時也是有激而發，情不由己。好在殘骨未失，以我四人之力，又有這十幾粒盧家靈丹，還不難使之復原。就請齊道兄爲首，先給他們施治吧。」妙一真人道：「有此靈丹，便不費事。他們的輕傷，好些已被天癡道友治癒。這類重傷共是九人，就請天癡道友取九粒靈丹，照此用法醫治好了。」天癡上人知道重傷諸徒急切間祇能用本門靈丹定痛，復原卻難。而盧嫗九轉百鍊靈丹能脫胎換骨，起死回生，長還肢體，靈效非常，能分潤兩三粒，已有復原之望，竟每人給一粒。自是欣喜，極口稱謝，接將過去。那蕉葉除包這十五粒靈丹，並書明用法外，內中還有一根道冠上用的簪子。衆人久聞此寶神奇妙用，各自注目觀望。其質非金非玉，非石非木，不知何物所製。色黑如漆，黯無光澤，形式卻極古雅。如非衆仙慧目法眼，看出內裏氤氳隱隱，層層流轉；道力稍差，便以凡物視之，決不知是件前古稀世奇珍了。

妙一真人將蕉葉遞與天癡上人看過，便把靈丹仍舊包好收起。持簪在手，走向乙休身前，笑道：「盧嫗私心，寧贈靈丹，不傳此簪用法，祇能吸去火毒，好些神奇妙用，俱無法賞鑒了。」說完，隨將手中寶簪向乙休頭面之上擦得兩擦，那簪便自亂動。乙休傷處立覺一陣奇痛鑽膚而出。簪內便有幾縷血絲般影子往裏滲進，徐徐流行，由顯而隱。約有半盞茶時，火毒纔得吸盡。拿在手裏，定睛一照看，祇有細如牛毛幾絲血花，被內裏雲氣裹住，疾轉不止，漸漸消失無蹤。妙一真人方在讚賞，忽聽一老婦聲音發話道：「此寶用畢，請以簪頭東指，照中間連彈三下，自能飛回，幸勿久留。」這聲音就似在簪上，妙一真人知她簪上附有寄聲之法，此寶與她心靈相通，以彈指爲號，這裏一彈，寶主人立即警覺，行法收回。隨即走向門口，依言行事，彈了三指，手托相待。隔不一會兒，眼見這簪微一振動，忽然化成一溜銀色火星，長纔數寸，尾發爆音，破空直上，疾逾電掣，往正東方飛去，晃眼便已無蹤。妙一真人重又歸座。乙休已是復原，笑道：「盧嫗真個小氣，誰還好意思留她東西不成？這等情急。」朱由穆道：「此實難怪。此寶是她命根，如何不看得重？性情又那麼古怪，肯借寶贈藥，已是極大面子了。你祇見她收回

忒急，少時間兩個往借的人，借時正不知是如何艱難呢。」乙休也笑道：「此話誠然。休說此寶，便是她這靈丹，平日若要想她一粒，也難如登天，不知怎會一贈十五粒？而受傷非此不治的又祇九人，竟富餘了六粒，久聞這老婆子有鬼神不測之機，祇是性情乖僻，專講報施，恩怨分明。她如無所求助，輕易不肯助人。此事奇怪，其中必有緣故。我現在靈元初復，難於用心。齊道友玄功奧妙，明燭機先，何不算他一算？」

妙一真人道：「大荒二老好爲詭異之行，贈丹之時，已將陰陽倒轉也說不定。事有定數，算他何用？少時尚須助大師兄和諸位道友行法，祇等天癡道友治癒衆高足，便須同往。劫灰所佈之處，佔地甚廣，衆擎易舉，助手越多越好，暫時無暇及此，由他去吧。」說時，天癡上人已照蕉葉上所書用法，將每粒靈丹分化爲二：一半令受傷人服下；另一半放向傷口，手托殘肢，兩頭接好了樣，運用玄功，一口真氣噴將上去。那半粒靈丹立化成一團青氣，由傷口溢出，將外面包上一圈。內裏便自火熱，漸漸接骨生肌，精血流行。約有盞茶光景，外圈隨煙漸漸隱入肉裏不見，傷口立即生長復原，和好人一樣。似這樣挨個治將過去，妙一真人和乙休、朱由穆又在旁相助，並將天癡上人適纔未及治完的幾個輕傷門人，分別施治，共總不到半個時辰，全都治癒。那九個重傷殘廢的，也各將肢體接好，回復原狀，令在洞中歇息靜養，暫勿走動。未受傷的一干門人，也祇準在後洞門外遙望，不許隨往；另用仙法禁隔，以免無知誤傷。然後一同走出洞外，向空一看，那地底蘊蓄的太火毒焰兀自尚未噴完，聲勢反倒較前愈發猛烈。

這時玄真子和妙一夫人已直上雲空，不見人影。九宮方位上的十餘位前輩仙人，各以全力運用玄功，聯合指定火口上面那一團金光，鎮壓穴口，緊束火勢，使其衝空直上，以免橫溢。峨眉衆弟子爲防意外之變，各持飛劍法寶，縱遁光飛昇上空，環繞九宮陣位，四下查看。祇見數十百道光華，宛如經天彩虹，環繞在數十丈金光之上，三個一叢，五個一夥，離合變幻，電駛星流，往來如梭，滿空交織，相與輝煥，上徹雲衢。除卻當中一根上冒血焰的擎天黑柱外，四邊天空的愁雲慘霧，連同下面漫無際涯的茫茫碧海，全被映照成了雲霞異彩。比起先前毒焰初由地底噴起時，又是一番奇景。天癡上人暗中留神查看，這些峨眉門下新進之士，不特功力根骨無一凡品，而且所用法寶更是神奇靈異，妙用無窮，威力絕大。方在點頭暗中稱讚，猛瞥見適纔大荒借寶初回的齊霞兒，同了四個根骨最好、年紀最輕的少女做一起，飛行巡視。霞兒居中，一手指一道金光，另一手托定一鼎。當頭一個紅衣少女，身與劍合，手持一面寶鏡，發出百丈金光，時隱時現，四處亂照。左邊一個，手指一道青虹；右邊一個，手指一道紫虹：正是長眉真人當初斬魔鎮山之寶青索、紫郢二劍。末後一個，手指一道金虹奇光，竟與以前所聞達摩老祖遺傳的南明離火劍情景相似。

衆門人俱在九宮陣位內往復飛翔，獨這五人似在陣位之外，做梅花形環陣而駛。天癡上人暗忖：「莫怪峨眉勢盛，休說這些後輩新進仙根仙骨迥異恆流，單這幾口仙劍就沒地方找去，別的異寶奇珍尚不在內。一干異派妖邪，如何能與爲敵？消弭這次空前浩劫，固應慎重，但是仙陣神妙，防禦極嚴，並且是他教中主要人物聚集於此，另外還又約了好幾位法力高強之士，照此形勢，誰敢前來送死，怎還令衆弟子滿空疾駛，加緊戒備，豈非多餘？以齊道友爲人，說他有心炫耀自己門下，又似不會。」方在尋思不解，齊霞兒等五女弟子正飛駛間，倏地同聲呼叱，當頭紅衣少女將寶鏡往斜刺裏一照，五女隨即同指飛劍法寶追將過去。天癡上人料有變故，運用慧目一看，鏡上金光遙射之處，竟飛起兩個面目猙獰、身材高大的魔鬼影子。內中一個獨腳的纔一現形，揚手便是一片灰白色的火星迎面打來。喫齊霞兒搶上前去，一指手中寶鼎，鼎口內便飛出一紅一白兩股光華，神龍吸水般朝前捲去。同時紫郢、青索、南明，紫、青、紅三道劍光也電掣而出。那兩魔影想似自知不敵，雙雙一聲怪嘯，刺空遁去。五女忙縱遁光向前急追，晃眼全都沒入天邊霞影之中不見。那魔影來勢既兇且急，飛遁尤爲神速。照那隱身窺伺情景，分明心存叵測，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可是妙一真人和乙休、朱由穆立在下面，祇做旁觀，並不出手施爲，如無其事，天癡上人覺着奇怪。再細一看，原來不知何時，喫妙一真人暗用隱身法，連自己也一齊隱去。正想那魔影好似傳說中的雪山老魅七指神魔和妖屍谷辰，妙一真人和乙休二人不動聲色，必還另有妙策。果然念頭纔轉，先瞥見五女同駕遁光，疾駛飛回，快要飛到面前降落。三仙忽然同時把手往上一指，立有百丈金光，千團雷火，往上空打去。兩魔影突又在當空現形，喫神雷一震、接連翻滾了幾下，慌不迭似要遁走，神情狼狽已極。再喫五女飛回，五道劍光一同飛射下來，迎頭一絞，立將兩魔影雙雙絞散，哇哇兩聲慘叫，電也似疾，分向四外投去。雙方動作原極神速，晃眼便沒有蹤跡。紅衣少女還在用鏡四照，妙一真人已將隱身移形之法一齊撤去，喚令下來。

五女聞呼，一同下落，躬身侍立於側。天癡上人這纔看出，不特彼此身形全隱，連那火穴和空中九宮陣位，都非適纔所見之地。相隔尚遠，自己一同隨出，又是久居之地，大家不動聲色，連使移形隱迹之法，竟未看出，好生慚愧。笑問道：「適見妖魔頗似妖屍谷辰與雪山老魅，三位道兄如此神通，何不就勢將他們除去？」妙一真人道：「妖屍真個兇毒險詐，竟想乘隙隱形入地，運用邪法妖術，使那未噴完的毒焰同時爆發，裂地而出。我救這場浩劫，雖然火勢已然宣泄大半，爲禍不如前次之烈，爲災爲害，卻也非同小可。幸我早已防到，預有安排，因知二妖屍詭詐知機，恐被覺察，故未明言，祇在暗中設法相待。無如妖屍氣運未終，太火毒焰尚未噴完，一切善後也未停當，不能以全力施爲。總算霞兒同四女弟子尚還機警神速，紫郢、青索與南明離火三劍同是二妖屍等的

剋星，急趕回來，聯合賞了他們一劍，使其重創而去。雖被遁走，但他們元氣大傷，祇能迴轉老巢；要想照他們預計，這裏兇謀無成，乘我仙府空虛，又去峨眉侵擾，便不能了。」霞兒在旁，含笑躬身稟告道：「並非女兒能早知機，還是全仗枯竹老人事前指教，纔得先行戒備。就這樣，仍因應變稍遲，又爲所愚，未如預期將妖屍除去，祇傷了他們一劍，隱患未消，白費心力了。」

妙一真人道：「我以妖屍難得遇到這等千載難逢的復仇機會，決不肯棄捨。一面施展邪法，隱祕行藏，以免我們算出底細；一面乘我們消弭浩劫，責重事繁，不暇兼顧，暗中先來破壞，如不成，再去毀我仙府。我除暗將火穴周圍嚴密封禁，不令侵入，又用移形換影之法，幻出一片虛景，使其無的放矢。等他發動，再用太乙神雷加以猛擊，並將凝碧崖上空封禁，另約兩位道友在鎖雲洞舊址坐鎮，以防不測。因知妖屍與我師徒怨毒已深，此次冒險來犯，必有幾分殺氣，行蹤又極飄忽詭祕，爾等目力十九不能窺見。金蟬又常疏忽，未經甚大敵。恐衆弟子無知，爲妖屍所暗算，特命爾等同駕遁光，在九宮陣地以內飛駛巡行。這裏上空又是虛影，先免卻好些危害。初意爾等所持法寶，頗有制他之物。祇想等我和乙、朱二位道兄神雷發動，妖屍受傷現形之際，合力夾攻，給他一個厲害。妖屍玄功變化，與別的妖邪不同，來去如電，難於捉摸。本沒打算必能傷他，不過略增威力，姑試爲之。如能成功，也可免去峨眉一番騷擾。適見爾等五人聯合遁光，各持飛劍、法寶在陣外飛駛，照那情勢，萬無敗理，便料受了高明人的指教。果然當時雖然受愚，被他誘走，依然警覺追回。妙在三劍俱是他的剋星，雖未伏誅，受傷已是不輕，決非短時日內所能恢復。異日除他，便要容易得多。妖屍氣運未終，神通廣大，猖狂先後五六百年。許多老前輩俱認他爲勁敵，時存戒心，輕易不肯招惹。不料敗於爾等後進之手，我兒怎還不知足呢？」

乙休接口問道：「那大荒兩老怪物俱是古怪脾氣，尤其盧嫗乖謬，不近人情，此次爲何這等賣好？賢侄女會見她時，可有甚言語麼？」妙一真人見火勢尚早，妙一夫人、玄真子尚在靈空交界處，運用乾天罡煞之氣消散毒焰，尚無動靜。又知神駝乙休和天癡上人，此次無意中脫逃出一場形神皆滅的大劫，大荒二老行徑最所關心，急於詳詢，便令霞兒把借寶經過全說出來。霞兒領命，從頭說了一遍。

原來齊霞兒自從那日在凝碧仙府領了妙一真人之命，接了柬帖書信，便帶了新收女弟子米明娘，立時起身。知道事關重大，往返九萬里，路途遙遠，中途阻滯甚多。快到大荒山境，還有萬里方圓一片海洋，內有數十萬島嶼和浮沙落漈，多半藏伏着精怪妖邪，險惡厲害，一見人過，羣起爲仇，阻障橫生。最難處，是這類妖物十有八九俱被大荒二老

收伏，祇在島上盤踞修煉，永不出外害人，不便輕易傷它們。又都修煉數千年，煉就內丹，善於變化，各有極厲害的法力，與尋常精怪不同。二老中的盧嫗，更在這些島嶼上面設有一道極長的禁制，禁法十分神奇，杳無迹象可尋，橫在海中，宛若天塹。除她自願延見，來人如若由彼經過，那禁制立生無窮妙用，能隨人上下左右繼長增高，阻住去路，休想飛越過去。霞兒心想：「自己雖然學道多年，法力高強，又有好幾件仙劍、法寶護身，到底事情緊迫，責任重大。父母和各位尊長新闢仙府，連諸葛、岳雯等長門弟子都沒有派，頭一次便派自己出去，可知十分看重。如在中途受挫回去，休說無顏見請同門，便父母面上也不光彩。」不由得格外謹慎。

師徒二人飛出仙府，加緊飛駛了千餘里，便擇一個隱僻無人的山谷之中落下，商議如何去請。米明娘道：「大荒山南星原，弟子昔年隨先師前往拜訪盧仙婆，曾經去過一次。雖以緣淺福薄，盧仙婆不肯賜見，快要走到所居靈谷之中，便被逐回，但當地情形，卻知道一個大概。彼時盧仙婆尚未和人負氣，海中神屏禁制也還未設，單那沿途各島所伏精怪，已難應付。尚幸先師事前得一異派中高人指教，先在頭一關神獺島上潛伏了三月，探明守島精怪習嗜，最喜食中土蜜製果脯，並喜聞香。又探明再過三月，又是仙婆壽辰，各島精怪均往拜祝。忙即趕回，假做商販，備了大半船蜜制果脯和各種名香。行法馳到離島百餘里，暗中行法，用一陣狂風大浪，將船吹向島邊沙灘之上擱淺，令弟子守在船上，自去一旁隱伏。弟子假作供上果脯，焚香祝天，將那妖物引來。照例遇見失風漂來的商船，須要由它護送上路，不許加害。偏這兩樣都是它的癖好，弟子再裝着害怕，盡量獻與它食用，自是高興。一會兒先師假裝上岸，尋路迴轉，並假意發怒，怪弟子不該將所販果脯獻與妖物受用，欲加毒打，那妖物人面魚身，心腸頗好，自覺難堪，強以人言講情，並允盡力酬報。先師立即借勢收風，先騙它賭了重誓，言明無求不應，再把滿船貨物相贈，博它歡心。先師在島上又住了一月，最後纔說起要往見盧仙婆，求它設法攜帶，偷渡重關。那怪物心直，喫先師花言巧語，哄得死心塌地，誤信仙婆已在出遊中土時曾經允諾，祇因沿途浮沙落漈，險阻太多，必須借祝壽之便，藏入它的大口以內，始能過去。立即應諾，允弟子師徒藏入它那比城門還大的怪口之中，一直帶到大荒山腳。

「先師上岸，便率弟子一步一拜，拜將進去。眼看快要到達，盧仙婆忽然厲聲傳話，堅拒不見，喝令速回。先師還在哭求，谷中猛衝出一道金光，強將弟子師徒捲去，直送出數千里外，方始離開。初飛起時，瞥見那人魚已然腰斬兩段，有一股青煙冒起，直上天心，知是妖物元神，也未看真。因落處恰在離神獺島不遠的海面上，守島妖物已死，正好在彼潛修避禍，仍尋了去。住了十年，俱無人來。也是先師數盡，該當遭劫，沒體會出仙婆深心，反因受辱懷恨，如非法力太差，早已前往尋仇了。這日忽然靜極思動，前

往中土訪友，留下弟子守島。去纔四日，忽一大頭醜女走來，自稱人魚轉世，說她受先師之愚，遭了兵解，但她修煉千年，非經此一關不能修成，幸仗此舉，纔得轉禍爲福，轉世人道，所以心中並不懷恨。纔一降生，便能人言，飛騰變化，有許多靈異之迹。如生在漢族人家，必當她是個怪胎，當時殺害，都說不定。仗着投生那家是個土著中的女巫，見她身有魚鱗，生具異相，正好拿她恐嚇山人，作威作福，沒有加害，反倒奉若神明。

「人魚爲報女巫養育之恩，雖照乃母之言行事，幻出許多靈蹟，向山民斂財，但她夙根未昧，恐防造孽，從三歲起，便向山民要一山洞，閉戶修煉，輕易不出見人。第七年上，覺着報恩期滿，正想回轉故土。恰值那女巫因屢次背地爲惡，樹敵太衆，鄰寨山人恨之切骨，探明人魚現已閉洞不出，暗用金珠重禮，由哀牢山深山之中，請來一個慣於驅遣毒蛇害人的妖巫，鋌而走險。豁出得罪人魚，與之同盡，故意抗命，停止獻納常例。算計她必率領手下徒黨，前往威脅，便由妖巫將所養妖蛇九星鉤子，連同妖徒拘來的毒蛇大蟒，埋伏在所行的要路山谷之中。女巫以前本是憑嘴騙人，無甚伎倆，全仗所生神嬰靈異，無人敢惹。未兩年，人魚知乃母積怨太多，早晚必有殺身之禍，但多不好終是生母，真正法術恐她用以濟惡，傳了她兩種幻術。初意山民無知，過信神鬼，祇要是能幻出一些水火惡鬼，人便畏服，不敢近前加害，用以防身，足足有餘。傳授時，也曾向乃母言明，並非真法，祇可臨危應急，鎮壓仇敵，不切實用。切忌用作威福，時常炫弄，日久被人看破，反倒引出禍事。女巫先還聽勸，不常施爲。嗣見衆人敬如天神，鄰寨諸敵更是望風膽落，予取予求，任憑欺凌勒索，不敢絲毫反抗，不由得意忘形。心性又是貪而且狠，對本族山民還稍好些，遠近各寨全都受害受欺，取求無有寧日。稍有違忤，或是貪慾未能全滿，立即施展幻術，假託神鬼恐嚇。結果不特加倍勒索，並還要將對方寨主邊酋毒打示威。

「人魚修煉正勤，自傳法後，三年未出，由她任性橫行。日子一久，成了習慣，氣焰愈張，頓忘前戒。以爲無論對方多麼兇惡勢盛，祇要把那兩種幻術一施出來，立可迫使降服，生殺予奪，無不如意。那對頭本是相隔數百里外的一個大酋長，以前人多勢盛，極爲兇暴。女巫這一族本是世受凌逼，自從人魚降生，不久變成強弱易勢。先仗人魚之力，報復世仇，殺死多人。最後顯出靈蹟，自然降服，按時獻納常貢。女巫仍是饒他不過，在所凌踐的遠近百十處山寨之中，獨對這一族最惡。平日百般凌辱，往往無故加害，直教對方終日提心吊膽，不能喘息。尤可惡是，山人信鬼，每一土著均奉有一二鬼神，她竟迫令污辱證棄，自前年起，又迫令每年春秋兩季，須要獻出一雙童男女，用作她本族祭神之用；並還限定要那寨主所生子女，不許另覓外人子女替代。以此怨毒越結越深。

那對頭也真能忍辱負重，又得衆心。他那一族最是心齊，平日受盡荼毒，自知非敵，祇處心積慮，百計圖謀報復，表面從未違抗。女巫久把他視若豬狗，分毫沒放在眼裏，祇想將這一族歷代埋藏的金珠壓榨出來，再將寨主全家殺死，族人迫令爲奴，常年向她獻納，永爲自己增加財富。斷定他已屈服，至死決不敢有二心，不料忽聞停止獻納，大出意外，立肆兇威，前往問罪。

「因這一族人都信服那寨主，起初百事順從，勉強留他活命，不料竟敢爲首反抗，認爲罪大惡極。去時，還想重施故伎，一到便用幻術鎮住衆人，假託神命，將寨主妻妾子女全數殺死，以快心意。不料惡貫滿盈，殺星照命，中途走過山谷，埋伏驟起。那七星鉤子，乃南疆最厲害無比的鉤尾毒蛇。一照面，當頭列隊的十多名徒黨，先被蛇蟒咬死，女巫忙施幻術退敵。那妖巫除養有七星毒蛇與能驅遣蛇蟒外，伎倆無多。看見滿山谷洪水烈火，神鬼無數，現形發威，也是又悔又怕。以爲受了愚弄，得罪天神，慌不迭正待跪伏，認罪求饒。而女巫見變生倉猝，未免心慌膽寒，行法稍慢，毒蟒雖被烈火嚇退，那七星鉤子頗有靈性，來勢特急，爲首一條，早已衝近身來。這類毒蛇具有特性，逃人越急，追逐越快。女巫如稍鎮靜不動，祇差一兩句話的工夫，妖巫再喊兩聲，便可將蛇喚住，下來伏罪。無如自知幻術爲虛，又知毒蛇厲害，祇被近身一尾掃到，便即慘死。見火未將蛇嚇退，驚魂皆顫，一面反身飛逃，立即失聲高喊饒命起來。那對頭因受害的次數太多，雖出破綻，祇是不敢拿準。這次本就有意拼命，見狀如何能容。同時妖巫見毒蛇能在火中追逐敵人，已經省悟過來，不特未再喝止，反倒發令後面蛇蟒齊上。後面的蛇還未上前，女巫已喫那爲首毒蛇趕上，前半頭頸直豎地上，揚起後半兩丈多長身子，連着鉤尾一鞭掃去。那毒蛇堅如精鋼，力又絕猛，祇一下，便把女巫攔腰打爲兩截，屍橫就地，臟腑狼藉，幻術也自失效。後面蛇蟒一齊追上，連那同去徒衆，一齊把血肉喫盡，剩下二三十具白骨。

「那對頭如若就此走去，也可推爲毒蛇所殺，與他無干。一則積忿太深，又見水火神鬼俱是假的，既想復仇，又起貪心。以爲人魚也和仇人一樣，祇是騙人伎倆。仗着妖巫相助，許以重利，欲乘勝前往，屠殺女巫全族，一人不留，並奪取所積金珠財貨。事有湊巧，正值這日人魚十年期滿，忽然心動，欲往見母多聚一日。由洞中走出，瞥見敵人大舉殺來，並還帶有毒蛇大蟒，同族山人已死了十幾個，正在辱罵追殺。一聽口氣，纔知生母已被妖巫所豢毒蛇慘殺，不由動了母子間天性。又見敵人如此兇殘，當時大怒，立即飛身上前，先將蛇蟒用法力制住，一齊殺死；再將爲首仇人和妖巫擒住，問明經過，一一處死，報了母仇。因問出乃母惡跡，咎由自取，不願再殺餘下敵黨。又恐去後雙方復仇，祭靈之後，取出乃母生前所積財貨，當衆分散；並令折箭爲誓，結成兄弟，從此

互不侵害。敵黨見她果真靈異，畏如天神，本料無一得免，不料反倒加恩，自然心悅誠服，反怨爲恩，喜出望外。便是本族的人，平日也受女巫凌踐，外寨所獻財貨，永無分潤，稍有不合，立遭嚴罰，本都心中怨恨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做夢也沒想到，寨主如此大方，一反乃母所爲，自然歡欣鼓舞，無不惟命。雙方立時釋嫌修好。人魚又加許多勸誡恐嚇，然後升空飛走。走了沒有多遠，瞥見山腳下有人受傷倒臥。下去一看，正是先師，說是路遇正教中仇人，鬥法大敗，受傷逃此，誰知無心中隔世相逢。知道人魚心善，託她帶話，令弟子前往相見，行時，人魚又將弟子喚住，說她生長南疆，沒遇見一個識字的，請代取一姓名，並告弟子，先師劫運已臨，身受重傷，還不悔過，妄想報仇，萬無倖免。說我雖是他的門下，心腸卻好，面上並無惡紋。叫我在師父死後，可速來此，還有要緊話說。弟子急於看望師父，心亂如麻，匆匆爲她取了一個與她前生以及心性相合的姓名，叫做魚仁，便自走去。尋到先師不久，沒等報仇，便已遭劫。

「自知邪不勝正，葬師以後，沒奈何，姑且回往島上。魚仁又對弟子說，她前生如非數應兵解，被殺實是冤枉。因盧仙婆玄機妙算，善於前知，上次她帶先師和弟子前往，如若不許，必要傳聲相告，但事前並無警兆。她知仙婆法令素嚴，仍敢帶往，便是爲此。雖然先師未容入門相見，但是仙婆性情古怪，來人如與無緣，決不容他登岸入山。先師偏又遭劫，卻許來人拜抵谷口，這有緣人必還是弟子，祇爲時機未到，故不肯見。說我以後如無所歸，何妨再往一試，前行雖有兩處極兇險的關口，但她仍能相助過去。祇要能見到仙婆，必有好處。日後想起，如事先尋她商計，必有善策，通行無阻。但彼時弟子年幼氣盛，既慟先師之死，半由仙婆不肯垂憐加以援手；又恨她乖僻心狠，聽過並未在意。後來得人指點，達摩老祖的南明離火劍藏在大雪山內，所留偈語與弟子之名有些暗合，因此費了許多心力尋掘出來。偏生此劍外有神泥封合，正下苦功煉它，不料是余師叔應得之寶，帶了神鵰、袁星前來尋取。弟子不知就裏，誤以爲來人有意劫奪，一時情急，不合妄用邪法。幸蒙師父不殺之恩，又蒙收錄，纔有今日。此行往返九萬餘里，爲期祇有七日，中途險阻又多，徑直前往，師父飛遁盡管神速，中途一有阻滯，便恐延誤。現在弟子想起前事，覺着魚仁之言大是有因。反正順路，何妨姑往一試呢？」

齊霞兒聞言，方在沉吟，明娘又道：「師父如因她是異類，不願與之交往，到時弟子往見，不知可否？」霞兒答道：「行時，教祖本賜柬帖靈符，柬帖上註明海邊開視。我師徒二人暫停商議，固是爲了慎重，一半也是爲了老祖師開府後，分別時曾背人對我說，日後如有疑難，可用以前所傳佛法，通靈默祝，當即垂示。你說了這麼大一會兒，我正暗中通誠，所以沒有答話。我現已祝告兩次，師祖並未向我傳聲指示，想必此行無大難題，可以放心前行，相機處置，此時心已放了一半。我所慮的，並非途中水怪，祇爲大

荒二老均有古怪脾氣，倘若相見，不肯借寶，豈不誤事？先去哪一處好，也還難定。教祖也說此行全仗心靈知機，可見艱難。且到海邊恭讀過了法諭，再作計較吧。」

說罷，霞兒重又向神尼優曇通靈默祝，終無迴應，祇得帶了明娘重又飛起。因先耽誤約有半個時辰，格外加緊飛駛，頃刻千里。師徒二人更不再停，一口氣飛到東溟極海，天還未亮。前行不足萬里，便是大荒山的所在，所有險阻也全在這末了一段路上。霞兒按落遁光，取出柬帖一看，祇有一張去大荒山陰、山陽兩條路徑的草圖。霞兒根骨深厚，從小入道，機智絕倫。暗忖：「師父以我是佛門中人，此次爲報親恩，特命還山侍父，待命行道，助完當年宏願。父親行事機密，如感不能勝任，決不出此難題。這張柬帖原隨師祖靈符一起交下，行前並未提說。久聞大荒二老仙玄機奧妙，善於前知，看這字忽隱迹，可見事極機密。推測柬帖上圖徑偈語之用意，分明令我師徒分道揚鑣，當機立斷之意。既命隨意所之，那人魚並未禁止相見，何妨一試？」便告明娘引路，先往神獺島一行，並在海邊說好，此行並無成算，祇是隨機應變。到時，也許分開，各奔一方。再往前去，便憑心領神會，不再多言，免被對方警覺誤事。師徒二人商定以後，便即起身，遁光神速，先飛越過東海角，入了東荒極海。祇見海天混茫，萬里無涯，吞舟巨魚與荒海中千奇百怪的水族介貝之類，成羣出沒。水氣洶騰，上接霄漢，波濤愈發險惡，天日爲昏。

那神獺島乃去大荒頭一關，相隔不遠，不消多時，便已趕到。見島不甚大，卻極高峻。遠看宛如一個脊生雙翅、千百丈高的怪神，披髮張翼，矗然獨立於無邊遼海之中，擋住去路，看去十分威猛。霞兒靈警慎重，見島勢如此險惡，明娘與魚仁久不相見，早蓄戒心。二人遁光原本合在一起，便把自己身形隱去，一面暗令明娘小心，獨自照顧，以防不測。明娘深知魚仁對她有十二分的好意，便不指點相助，決不至於作梗，還在暗笑師父多慮。不料遁光剛一飛近，正待下降，忽聽颼的一聲，千百丈方圓一蓬藍晶晶的光網，像蛟龍吸水，其疾如箭，由島面上直噴上來。變起倉猝，來勢又迅急異常，事前一無警兆，又不見甚邪氣，即使二人久經大敵，也沒料到會有這類廣大神速的埋伏，如何抵禦得及。以霞兒的飛遁神速，本可挾了明娘一起遁走，偏在到時把遁光分開，一個措手不及，明娘竟被網去。還算是霞兒法力高強，事前又有戒心，一見那東西不是飛劍所能剋制，立即升空遁走，未遭羅網。百忙中回顧下面，明娘連人帶遁光喫那光網裹住，一路強掙，飛舞而下，去勢更比飛起時神速，目光到處，已早降落。不禁大怒，揚手忙把太乙神雷連珠般發將出去時，人影已經無蹤。霹靂連聲，枉自打得天搖地震，雷火橫飛，更無動靜。島上妖物始終不曾現形，煙光也未再現。

霞兒心想：「神雷或因飛身太高，妖網難中，故未出現。」改用法寶護身，手持禹鼎施爲，並故意下降，誘她髮網。一直降到島上，妖物光網仍未出現。後又假作無奈何飛走，暗把遁光斂去，隱身回來窺視，仍是無用。細一查看，那島通體石質，一色渾成，草木不生，更無一個可以容人棲止的洞穴。祇頂上有一座天生石柱，上有「東溟門戶」四個朱書古篆。另外有一茅篷，篷前有一石壇，已被太乙神雷震裂粉碎。到處山石崩裂，俱是適纔雷火之迹，別的無迹兆可尋。越想越氣，意欲用神雷將全島粉碎，繼一想：「這一類精怪，多是海中魚介水族，從二老度化修成。遇有與它無緣的人經過，祇是梗阻，侮弄惡劇，輕易不肯傷害。島上石柱竟未爲雷火擊倒，上又刻有『東溟門戶』四字，可知它爲關頭重地，目下有求於人，如何給它毀去？再者，明娘失陷以後，煙光便不再起，未必便是守島妖物膽怯，不敢出門；也許明娘與二老無緣，不準前往，祇許自己通行，也說不定。爲日無多，不能滯留。柬上又有『當機立斷，殊途同歸』之言，父親決無失算。明娘如有危難，早已明示，也不會令其同來。何不草草推算一下，明娘如若無害，便即先行，以免兩誤。」想到這裏，便平下心去，默運玄機一算，明娘果然無害，並還似有奇遇，心中大喜。見時候已有耽擱，不敢再留，忙照柬帖上三四兩句偈語，把明娘撇下不管，徑自往大荒山陰無終嶺一路飛去。

飛行了一陣，慧目遙望，最前面無邊雲霧中，已有大山隱現，知將到達地頭。忽見驚濤浩淼中，三三兩兩現出好些島嶼，遠近不一，正擋去路。有的煙霧瀰漫，分明有埋伏。鑒於前失，又料盧嫗所設神屏天塹就在前面不遠，愈發小心戒備。一面暗用法寶、飛劍防護，一面正取靈符施爲，猛瞥見身前里許，有一道極長虹影一閃即逝。不等硬闖，晃眼遁光飛過，並無梗阻。料知盧嫗好勝，恐神屏禁制難阻來人，反失聲威，已先知趣撤去。照此情形，前途精怪更難阻擋，必可通行無疑。霞兒剛把靈符收去，腳底大小島嶼也越飛近。正留神觀察間，倏地狂風大作，陰霾四合，海水山立，白浪滔天，上下四外，更有無數冷雹漫空打來，當時天地混沌，形勢甚是險惡。這類妖怪，俱奉主人所遣，已將到達。因不肯傷害，便將手中禹鼎一指，鼎中九首龍身的怪物立發怒嘯，隨着一片金光霞彩飛舞而出。那禹鼎本是水怪剋星，霞兒雖無傷害之念，未將陰陽兩道光華放出，物各有制，那些埋伏島上的精怪已然膽戰心驚，望影而逃。隨着霧散煙消，一時俱盡，重返清明。前面本有兩處最厲害的精怪，盧嫗法令又嚴，來人到此，祇許敗逃，不許不戰而退，所過之處，依然興風作浪，羣起相犯。霞兒見此情形，又覺方纔所料不像，匆匆不暇尋思，就此忽略過去。仍用前法，全被禹鼎嚇退，紛紛遁回海底，逃竄不迭。沿途未爲耽延，祇略費了幾次手，便把所有難關一齊飛渡。本來先過南星原，因想盧嫗與父親還有一面之識，一則求她似乎較易，二則明娘如有機緣，必來此地，正與殊途同歸之言相合。先往無終嶺求借到法寶，歸途再往南星原，恰又符了三四兩句偈語。便不在

就近登岸，環山而駛，先往無終嶺繞去。

初意昔年父親曾訪枯竹老人，均未肯見，借寶之事，必最艱難。及至趕到山陰一看，那無終嶺乃大荒山陰最高寒的所在，窮陰凝閉，上有萬年不消的積雪堅冰，雲迷霧涌，亙古不開。適自數千里外所見，天邊濃雲密霧，便是此嶺。雙方素無淵源，對方又住在這等荒寒陰森之地，心性乖僻，不通人情，可想而知。心方疑慮，哪知事情大出意料。枯竹老人住在半嶺山坳之中，地圖草率，祇有簡略途向，並不詳細。那嶺又高又大，岔道甚多，歧路縱橫，上下密佈，到處都是危崖幽谷。最奇的是外觀大同小異，全差不多，內裏卻是移步換形，形態奇詭，險峻幽深，窮極變化，無一雷同。使人置身其間，神眩目迷，無所適從。尤其老人所居，更是曲折隱祕，多細心的人也難找到。霞兒又首次到達，見嶺上徑路迴環，暗忖：「這洪荒以來，亙古未闢的東荒嶺，怎會有這些天然山徑？」心中奇怪。正待上去，忽聽腳底不遠有人喚道：「小姑娘，嶺上乃東天青帝之子巨木神君宮闕，冒犯不得。你雖不至於到頂上去，照你這樣走法，難保不誤越靈境禁地。就是你能夠脫身，何苦慪這閒氣呢？此外全嶺祇我一人，自來無人尋我，我也不肯見人。境物又極荒寒，那神君比我還怪，無可遊觀之處；就有，你也去不得。幸我剛睡醒回來，憐你這好資質，故以好意相告。如是無心經此，年輕人一時好奇，意欲登臨，或是誤信人言，間關來此，有所希圖，這兩樣，全辦不到。最好聽我的話，回去吧。」

霞兒聽那語聲柔嫩，說得又慢，宛如兩三歲嬰兒。乍聽甚近，細一聽，竟聽不出相隔多遠，語氣卻極老到。知道此山祇枯竹老人一人在此隱居，那青帝之子，更是聞所未聞，料無他人。聞聲立即停步，側耳恭聽。聽完纔躬身答道：「賜教的可是枯竹老仙麼？」那嬰兒口音好似奇怪，微「咦」了一聲，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難道是來尋我的麼？」霞兒暗忖：「久聞大荒二老最善前知，三萬里內事，略運玄機，瞭如指掌。就說父親行法隱祕，顛倒五行，也祇隱得前半一段。自己連越盧嫗所設關口，連與水怪爭鬥，怎會不知來意？當是明知故問。」心中尋思，隨答道：「弟子乃峨眉山凝碧崖齊真人之女霞兒，奉家父母之命，遠越遼海，專誠拜謁，敬乞老仙指示去仙府的途徑，以便趨前拜見，實爲感謝。」說完，對方停了一停，忽笑答道：「你是齊漱溟道友的令愛麼？我因生性疏懶，隱此千餘年，總共看過四次外人。每一入定，至少便是二十四年。最多時，還有把兩三次並在一起，借着入定，到人間走上一遭的。遇到這等入定時，便和死了一般，甚麼也不知道。所以三十年前，令尊三次訪我，正值我寄神人世，均未得晤。在我實是不知，在他人卻必道我夜郎自大，有意倨傲了。

「我那次到人間去，也因劫數將臨，欲往人間多積善功，以謀挽蓋。去時，以爲我身外

有三十六根神竹禁制，外設天璣迷陣，外人萬難侵入害我法身。再者，素少交遊，向來無人尋我，決可無害。可是臨行之時，一占算，竟然有人來此，我這一切防備，並阻他不住。明有應劫的剋星到來，卻又吉凶不能前定，大是憂疑，非有此行，又不能借以免禍，爲難了一陣。繼想與其在彼等候劫數，倒不如寧失去這千餘年修煉的法身，留得元神，再世仍可成道。兩害相權取其輕，沒奈何，祇得仍是神遊，轉向人世。等我修完外功，重回故土，看見壁上留書，再一推算，那來應劫的剋星竟是令尊。如換旁人，他爲迷陣所隔，算不出主人行徑，三次不見，疑我有心拒絕，必定爲難，決不善罷。我那神竹禁制，與法體休慼存亡，息息相關。何況身側又有幾件寶物，易啓外人覬覦。等他看出底細，我那法體已爲所壞，無法挽救了。尤可怕的是，別人即使因我不見，心懷忿恨，強欲闖入，想破我那迷陣禁制，也未必有此法力。惟獨令尊已盡得長眉真人真傳，破我禁法並非不能。當時吉凶禍福，繫於來人一念轉移之間。我又行時疏忽，忘在陣外留下謝客入定告白，端的危急。事後想起，還自心驚。

「因我以前性小好勝，陣法陰險，步步設伏。又因防護法身念切，行法太狠，祇要誤入陣地，立蹈危機，就當時不死，也被困在陣內，非我功成歸來，不能脫身。另外又設有顛倒迷蹤之法，外人休想看破。令尊祇知我隱居避地，不肯見人，沒料到行法這麼狠。他第三次到時，稍微疏忽，已將埋伏觸動，如非法力高強，還幾乎受了重傷。頭兩次在谷外傳聲相喚，未聽迴應。這第三次來，見第二次所留書信仍在原處，心疑主人他出，想到谷中查看人在與否，又是這等光景。我又著名乖僻，不近人情，這等行徑，分明是不屑與來人相見。始而置之不理，繼又暗下毒手，任換是誰，也必不肯甘休。令尊偏是大度包容，未以爲意，祇在陣外絕壁上留字勸誡。大意是：素昧平生，本不應無故拜謁。但是同是修道之士，聲應氣求，仰慕求見，並還懷有一得之誠，來共切磋，並非惡意。獨善其身，不肯見人，原無不可。人各有志，盡可明言，何必以惡作劇相加，拒人千萬里外？如換旁人，必成仇敵，即便當時不勝，也必長此糾纏。本心爲求清靜，豈不爲此轉多煩擾，適得其反？寫罷，便自走去。最令人佩服的是，他走不久，我便回來，剛一看完，壁上留書便已隱去。我甚僥倖感愧，未能尋他一致歉誠。一則，我隱此以前，曾發宏願，欲以旁門成道，爲後人倡，許下極大善功。而外人祇當我隱居在此，爲人乖僻。實則內外功行並重，修持至苦。每隔些年，便以元神轉世，去往人間修積。與山陽盧家老魅行事大不相同，在我宏願未完以前，本身決不出谷一步。二則，令尊乃高明之士，一教宗主，道法高深，當時不曾看破，事後必已知悉，何必多此蛇足？心卻望他再來一晤，惜未寵臨。今日剛由人間歸來，功行將完，祇准備應付那最後一關。以前同道祇三兩人，內有一人已然化友爲敵，餘者也不常見。正苦無可共語，忽見大姑娘到來，不勝高興。

「此山遠在東天極地，世傳山海經即有記載。傳說山海經乃周穆王時仙人遺著，仙人名白一公，曾爲穆天子御，後遂訛爲伯益所作。本是道書，共分三卷五十四篇。如能得到，照書精習，可成地仙。自鬼谷以後，師弟相傳，往往以門人不肖，不肯盡授，逐漸失傳。得中卷者，仍可長生。周亡秦興，始皇無道，復欲妄冀仙業，萬金重賞，百計千方訪尋天下。探知東嶽泰山有一無名的樵子，得有中下二卷，正在日夕勤習，道還未成。於是假名東封，用妖人史鵝之計，前往篡取。因那無名樵子道已修成，十之四五非水火刀兵所能傷害，又恐事後復仇，便預先掘下陷阱，暗使妖法，備就無字豐碑。然後召那樵子前來，待以國師之禮，令其將書獻出，君臣同修上壽。樵子自恃始皇不能殺他，怒罵不允。始皇已知他書藏所居洞壁之中，怒極之下，也沒詳細追問，便照預計將他捆綁，投入阱內，再把沒字碑鎮壓其上。樵子發覺那碑中空，藏有禁制之符，纔知無幸。情急求免，便在地底急喊：『洞壁所藏，祇有下卷，略載靈草產地以及製煉之法，餘者多是山海鳥獸蟲魚之類，無甚用處。中卷因防始皇要來攘奪，早命愛子攜往海外神山。』始皇聞呼，忙命起碑放出。妖人史鵝忽然心生奸計，奏稱禁制發動，豐碑難移，勢已無及，並且擒虎容易放虎難，一出必爲大患。始皇方一躊躇，史鵝已將禁法催動，樵子便死在地底，沒有聲息。果在洞壁內找到下卷十八篇，中卷仍遍搜不獲。

「不久，史鵝忽然遁去。始皇大怒，已是無可如何。因那下卷十八篇俱是蟲書古篆，不知就裏，祇有李斯能解。始皇天性猜疑，惟恐內中尚有修煉之法，被李斯先識了去，如法修煉，採藥長生，便命李斯改易篆書。同時另行抄錄，顛倒字迹次序，藏起原本。心猶未以爲穩，日常選錄書上單字，叫李斯逐字釋明。等全本認熟以後，再暗取原本一對照，果然祇有藥名。失望之餘，猶幸得藥可以長生。便把平日隨侍心腹召來，問其誰肯爲他冒涉風濤，往三神山採藥，尋覓中卷道書。心腹人中有一徐福，人極機智，東封之行，原隨同往，備知底細，立告奮勇。始皇自是欣慰，仗着書已記熟，又留有一冊有釋文的副本，便把正本交他，以便訪中卷時辨別真假；還可假託徐福避罪逃往，設計騙取。徐福深心別具，推說神人喜潔，採藥必須童貞，又選了許多童男女帶去，由此不歸。那下卷，真正玄門中人無甚大用，因此不傳。改本又經始皇把緊要的兩頁默記於心，不留一字。

「此山相隔中土數萬里，復有流沙之險，所以連尋常修道之士俱不知悉。我隱居千餘年，除卻令尊三次光臨，祇有四次同道相訪。小姑娘年紀這麼輕，早疑心是來尋我的了。後聽你一說，我又占算，方始得知來意。幸先尋我，如若先尋盧家老魅，便不免徒勞了。你覺這山陰霾密佈，景物如此陰森，而山上下偏又有那麼多人行途徑，奇怪麼？你不知

道，此山古昔本是仙靈窟宅，神獸珍禽棲息之地。當我初來二三百年，還有四五個散仙在此修煉。自從青帝之子謫降來此，除嶺頭原有冰雪外，常年陰霾籠罩全山。那些散仙，本喜此山景物靈奇，宜於修道，一見這等光景，又無力相抗，有的避向別處，有的數盡轉劫。剩我一人，兩次逐我，鬥法不勝，纔允我在這青靈谷內自爲天地，相安已有多年。你一入谷中，便另是一般光景。似你這樣慧眼美質，本就喜愛，樂予相助，何況又是神交好友之女，自然願與你相見。不過我有兩節須先言明：一是前向來訪之友，曾有約言：任是誰來，須憑他法力通行迷陣。盧家老魅諸事與我相反，獨此略同，你少時去她那裏，也是如此。令尊既命你來，以他法力，事前必有準備。但我不似老魅無恥，不經迷陣，不得走入。她那南星原，人一走進，她怕人家知道破法，掃了她的面皮，百計爲難。我這裏你祇管放心走入，我決不例外作難。二是我此時見你心喜，頗多閒談，見面時便成啞人。此來之事，我必照辦，但有少礙，谷內不便談，谷外不宜談。你取到後，途中尤須慎祕。如有別的話問，最好此時先向我說，見了面我卻無甚話了。」

霞兒歸心似箭，恐誤時機，聽老人說個不休，老不命進，好容易盼他吐口。心想：「除借巽靈珠外，別無他事求教。來意已知，谷外又不宜說，還有何話可問？」忙躬身答道：「弟子領命，就請指點途徑賜見吧。」老人笑道：「畢竟少年人性子急，你想不起問甚話了？」霞兒暗忖：「父親並未再說甚請問的話，初料借寶難允，即此已是萬幸。此老性情終是古怪，何敢多問？可是既說此言，必有原因。」正想不起有甚可問的話，老人停了停，忽又笑道：「你想不起，自我發難，也不怕她，焉知她不和我同一心思呢？你由右側一片黑石山後，側身而進，夾壁陰暗污穢，可用遁光飛進，無庸太謙。曲徑如螺，往復迴環，雖非陣地，也易迷途。你祇記住：先見岔道，連往左轉三次，再往右連轉四次。此是入谷前段，約有一百餘里。過此以後，入了中段，約三百里途徑，改爲西進向左，一退向右，再連往左轉五次，退回中間一條歧路，重往右轉六次。左右遞轉之間，歧路最多。尚須記準左雙右單之數。否則谷中上設天羅，此是天生陣圖，你衝不過。任你飛行絕迹，飛遍全徑，也不易走上正路，費時就多了。走完中段，現出三百六十五座石峰，疏密相間，暗合周天，我那迷陣便設此地。我看你年紀雖輕，頗具功力，必知陰陽消長之機，可用懷中靈符見機施爲，便能走入神竹林中相見了。」

霞兒一聽，由此去他那裏，似有五六百里之遙，而老人有如對面晤談，好生驚佩。忙答：「弟子謹記。」老人笑道：「我在六百六十里外和你對談，此乃旁門下乘法術，何足爲奇？見我時，我身後之物先收起來，再走向前，行至兩半山交界處再行取視。令尊所索之物，過海再看。不可忘了。」霞兒聽他還在刺刺不休，一面應聲遵命，隨照所說前行。老人也不再言語。先覺飛行有欠恭敬，心想：「六七百里路，步行飛馳也祇個把時辰，

何在乎此？」哪知走進夾壁一看，不特陰溼污穢，霉氣觸鼻，路更高高下下，險峻異常。好容易捺住性情，走了十多里，又現出一條螺旋形的曲徑，路略寬些，但是兩邊危崖交錯，中通一線，其黑如夜，不見天光。路更崎嶇，石刃森列，高低錯落，險滑詭異，如登刀山劍樹。那轉角之處尤險，宛如蛇行之徑，越往前越難走。幸是霞兒修道多年，提氣飛駛，身輕如葉，否則便是武功多好的人，也走不出幾丈路去。

她一算里數，已走了二百來里。原來老人所說，乃是直算，如照迴環進退，轉折上下，實際里數竟要多出好幾倍來。照此走法，休說前途更難，即此已非多半日不能到。實在無法客氣，祇得恭敬不如從命，改作御遁飛行。果然前面倒退里數更多，路也越險。仗着飛行迅速，仍飛駛有半個時辰，纔行飛到。祇見前面一片平陽，迎面石碑也似孤零零一座參天危壁，阻住去路。飛過去一看，天色仍和外面一樣，看不出絲毫異狀，所謂三百六十五峰，共祇不過大小七座現在眼前，四外山嶺雜沓，俱都不像。霞兒謹慎，知道老人決非妄語，如若穿峰而過，定必觸動埋伏，再用靈符去破，未免不妥。便把懷中靈符如法施爲，略一招展，立有一片祥光擁着全身，緩緩向前飛去，越峰而過。過後，再一回顧來路，腳底平添出數十座玲瓏雄奇的大小峰巒，波浪一般向後面倒去。暗中計數，果有二三百座之多。等數滿三百以外，面前倏地一亮，竟是清光大來，頓換了一個世界，一掃沿途陰霾昏沉之氣。知已過完，忙收靈符。降下一看，祇見兩旁雙峰對峙如門，身已入了一片極平坦的幽谷之中。谷勢越往前越開展，兩邊山崖蒼藤佈滿，間以繁花，燦如雲錦；喬松何止萬株，輪囷盤曲，上下飛舞；女蘿絲蘭，嫋嫋下垂，清馨四溢。加以左有平湖，清波浩浩，湖邊桃、李、梅、桂各種四時花樹，疏密相間，連萼同開；右有百十萬竿朱竹，大都徑尺以上，干霄蔽日，宛如千頃紅雲，鮮豔奪目。當中一條廣徑，環湖而西，路旁瑤草如茵，琪花盛開，目迷五色。與凝碧仙府的天孫坪彷彿相似。

西行十餘里，背湖右趨，又是一條丈許來寬，五色雲石鋪就的石徑，長約里許。兩旁盡是合抱不交的梅花老樹，株株蔭被畝許，繁花千萬，滿綴枝頭，冷豔幽香，沁人心脾，姿態靈奇，幹古枝繁，覺比凝碧冷香坳猶有過之。到盡頭是一座孔竅玲瓏，不下千百，高僅七八丈，寬亦如之的石山，石色如玉，不着點苔，清奇靈秀，無與倫比。耳聽泉聲琤琮，若鳴清磬。霞兒心想：「沿途並未見有三十六根神竹，這裏景物清絕，老人許在石後，不要冒失。」先朝石山躬身通誠默祝，也無應聲。試走過去一看，石後祇有畝許大小一片石地。左有一石坡，清泉淙淙，順坡而下，流入坡下小溪之中，再往山前梅林之中瀉去。適聽泉聲，便自此出，右邊乃是梅林盡頭，約有六七株形態古拙的老梅，花大如杯，俱是未經見的異種，疏落落開在虯枝之上，不似山前花開繁盛。正面是座削壁，也是光滑瑩潔，可以鑒人，除近頂石隙中倒掛着十幾叢幽蘭外，不生一草木。崖下卻有

數十根竹樹，沿途所見都是朱竹，此卻翠色。白石清泉，綠竹梅花，危壁如玉，幽蘭吐芳，端的仙境清絕，點塵不到。霞兒心雖讚美，老人卻不見面。全境大約已盡於此，適纔通告，又無迴應，心方驚疑。想起神竹三十六根，這裏竹子不知是否合數？因竹粗大，剛想近前點數，猛瞥見第三排當中，有一株極大的竹樁，腰圍竟比人還要粗，頓觸靈機。知道神竹設有禁制，人在其內，外觀不見。忙先拜倒行禮，請老人撤去禁制，容其入見。然後起立，暗中戒備，試探着往裏走進。

那根枯竹，祇比人高出兩頭，皮色深黃，十分光潤。身纔入林，竹便無聲自裂，作兩半片向兩旁隱去。地上現出一個鮮竹葉編就的蒲團，上坐一個身材矮小、形若枯骨、又瘦又乾的老人。他身着一件極清潔的深黃葛衣，頭梳道髻，大若酒杯，橫插一根玉簪，精光四射。赤着雙足，雙手交胸環抱。最奇的是十指爪甲，由前胸起，兩旁交叉，環繞全身，各有數匝，縱橫交錯，少說長亦過丈，光色如玉，甚是美觀。眉長也有尺許，分披兩肩，卻不甚密。見了霞兒，祇把眼皮微撩，瞳子略動，開合之間，精光射出數尺。

霞兒方悟他便是枯竹禪師。竹林中必有禁忌，不便說話，而老人目光像是示意身後。隨即端肅下拜，呈上書信，祇在心中祝謝，不發一言。老人面色似有喜容，也未見有動作，書信便自化去不見。霞兒拜罷，隨去身後一看，就在老人腦後，有兩大片竹葉凌空而浮，上有「半嶺開視」四字。葉上有一個五色花須織成的錦囊，光華隱泛，料是所借巽靈珠在內。拱手一請，葉囊一同落下，藏入法寶囊內。又去前面拜辭。老人目注寶囊，似知不是常物，面容又是一喜。霞兒拜罷，剛退出林，便見煙光亂閃，耀眼生輝。回顧身後，神竹已全隱去，化成一片飛瀑，與溪相接，清籟湯湯，越顯幽致。水光如鏡，似有形影照出，晃眼越顯越真，前半竟是來時途徑，羣峰如浪，走馬燈似的閃過。跟着現出中段曲徑，卻不現完，中間現一橫嶺。跟着，又是許多大小山巒。天色忽轉清明，到處異獸珍禽，怪物長都數十丈，九頭八翼，人首蛇身，各種各樣，多於山海經所載，異態殊形，飛走遊行，往來不絕。

最終到一山谷，外有石碑古篆「南星原」三字，一閃即沒。祇剩匹練凌空，珠簾倒掛，知是指點路徑。霞兒心想：「老人竟有如此法力，無怪父親也甚敬佩。」重又拜謝一番，方始退出。走到谷外，仍用靈符護身，飛出陣地。由此御遁飛行，往山陽南星原飛去。